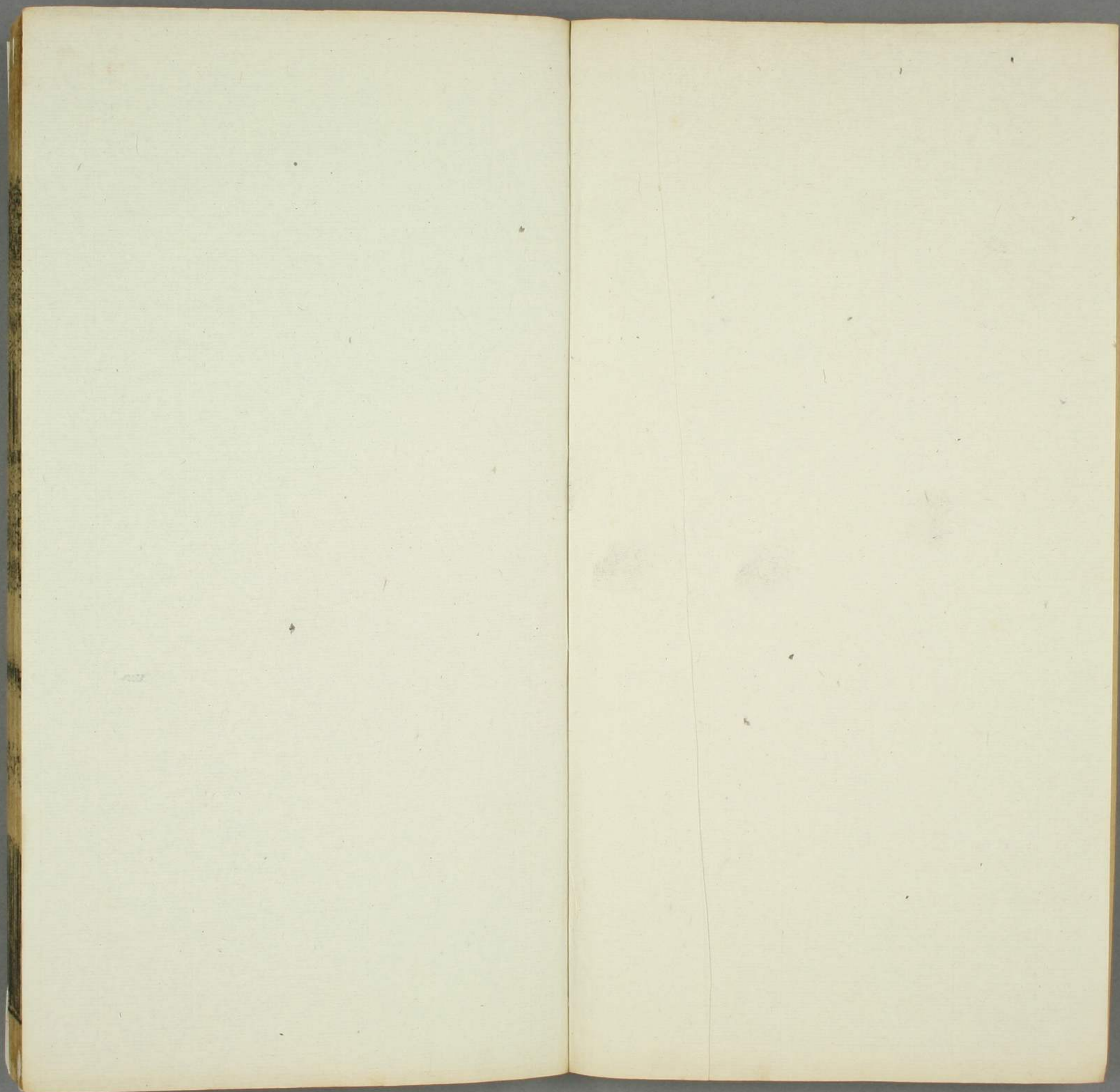




伊
1046
63

經籍
卷二百三十二之二百三十四





74
1046
63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所撰文有詢那

貴與

卷

經籍考

集

元子十卷

琦玕子一卷 文編十卷

魏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進士復舉制

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

難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為聲叟酒徒呼為

漫叟及官呼為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閱世

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豈獨其行事而

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

可尋玩在當時各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

利
289
63

東坡
集

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三十二

經籍考

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命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子家有之凡一篇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事最為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曾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僮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避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

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卿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瑀襲其視柳柳州又英嘔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滂郎豈不能致思於此耶初結居南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

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

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冒曹

終於劍南叅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

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為

歌詩傷時挽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

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為之註者數

家率皆鄙淺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

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

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為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

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

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

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

別錄雜著為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為定本王琪君

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為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

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

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

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

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秘書郎黃伯思長春所校既正其差誤參考歲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為二卷李丞相伯紀為序

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曰唐吳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為道士居嵩山已有勅符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游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訓唱大曆中卒弟子謚為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詞性高鯁其符詔翰林也特承恩顧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頗為通人所譏云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為道士居嵩陽觀符詔翰林為高

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洞曉玄經科代宗初為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于官及幼有成入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為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云集門人有李舟梁蕭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評事文集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

元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著述學富識遠才誦未已其稚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而夫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符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文賦皆文人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言子其可謂具體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德光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略曰其為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大人王公之義其為誄志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陳氏曰唐荊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晁氏曰唐戎昱撰初李德裕察桂林月夜聞隣居吟咏之音清暢遂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甚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作賦詩有恩合死前誦之句又為衛伯玉荊南從事歷辰夔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為序言弱冠謁杜甫於瀟宮一見禮遇集中有突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昱詩也

劉震部集十卷

劉震部集十卷

五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為序集中有送第歸懷州舊崇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勳在三府按武德功臣有劉文靖弘基政會史皆有傳文靖之後誅絕弘基政會傳後無所考未詳何人之後也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開集二十卷

陳氏曰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恭為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為天台大師元浩之弟子今按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為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晁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興人大曆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為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為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人情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贄元戡難功雖瓜牙宣力蓋腹心有助焉舊翰苑集外有勝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時袁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德輿為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勝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

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猥以空疎備

負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博於古人若以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不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斂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云小人以除氏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滅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真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

相與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鼎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是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它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論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而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

或然也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為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為序

陳氏曰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為中書舍人勅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大體文亦純雅宏瞻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為序文言九年學誥自纂錄為五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為京兆尹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為兵部俄復舊制唐書稱愈恃才肆意盤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作諱辨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為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中褒

其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為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
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亡其集
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
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
比壯經書通念曉折酷辨釋民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
卓蹕齋泮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
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
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
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樸刻
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抵
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
軻楊雄相為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它文造端置辭要不
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
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
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
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
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
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
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亦雄文大手固不足

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少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為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偽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偽妄或韓公及其婿所刪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者也新書以為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辨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為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為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卷 舉正十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焯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篇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

兵為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喜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為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八集第七卷曰疑設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宋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子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而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

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職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備有所發也

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微既窺斥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集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撫異一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為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哀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偽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為一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辨二卷

陳氏曰南劔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發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雅為詩豪嘗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交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哀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夢得曰言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矣而愈出也

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開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略曰按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特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為文不襲前人特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為之序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為後集二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命嘗以四之日為四日不學者闕然以為非今觀集中亦云爾乃知本于此

陳氏曰元賓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為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晁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

肯北官及常袞為觀察使與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
 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
 貽孫纂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直舉京師將
 以為父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感大
 原一妓為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為之死今集
 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其父母哉有德行者乃爾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蚤
 死愈為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
 廡使李貽孫所為也詹之為人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
 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
 城不可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為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字晦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
 以善章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
 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溫從梁肅
 為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為編次其文
 序之二古之為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
 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
 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溫本善章王偶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
 奸利敗與竇群羊士諤昭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履校不
 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為小人歟

又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經籍考
卅五

又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曰唐李翱習之也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佛麟無所發從韓愈為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史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其作也習之為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能及耳

又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經籍考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游聯句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終篇不再見或云退之以其不工却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中自序生於鄭州滎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一等調整屋尉入翰林為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時士人爭傳雜林賈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在杭州自類詩彙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紀又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入司馬黨中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比司馬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會昌五年也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為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

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惟揚李璜德邵所作樓大防叅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疎略抵牾且號為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為新譜刊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列之集首始余為譜既成妹夫王抃叔求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震卿為姻家與牛僧孺為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穎濱蘇氏曰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諍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也老死無憾矣 又曰樂天每閑吟衰病發於吟歎輒以公卿投荒慘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厓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蓋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挾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禍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咏東坡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晁氏法藏碎金曰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

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稟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憂都說得口津津地涎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 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為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

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稹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四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宮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豔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鬪婦人之恠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艷體者耶稹初與白居易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卒為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為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稟十稟 外詩一卷 書狀一卷

晁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為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

符載集十四卷

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為榮代還請為道士未幾卒集有焉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穎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張登集六卷

晁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為章句學貞元中李巽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為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韋皋掌書記澤潞鄒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為墓志附于后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群王湘送符處士歸觀序皆云載蜀人以此司馬王楊云

樊宗師集一卷

絳守園池記注一卷

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府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潭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劾吏議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為之序甚詳以公幹景陽且之國史補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感金之狀其舊集詩賦之外書啓序述誌記銘誄合一百二十二篇今存者才六十餘首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

宗師退之作樊墓志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大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註解如瑤翻碧激鬼眼瀕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皇甫持正集六卷

晁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怒曰吾自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

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後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况集序在而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鉅德殆不能容之矣今集才三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為人人作人亦未必敢求之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語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技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味此

詩乃語唐人文章爾風格殊無可采也

沈亞之集十卷

晁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涇原李彙掌書記為秘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樂陽尉四年為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相耆宣慰德州取為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狂躁貪冒輔耆為惡故及於貶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稱許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於端明李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予頗愛其能造語然其本極舛誤頗正是之且哀其遺闕者數篇及賀牧商隱三詩附于后

孟東野集十卷

詳見詩集

陳氏曰唐溧陽尉武康孟郊東野撰集惟末卷有書二篇皆一篇餘皆詩也郊貞元十二年進士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為詩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為墓誌悉焚所為文其甥裴廷翰輯其彙編次其文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錄集外詩一篇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為體牧於唐律中常

寓物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又文集八卷

晁氏曰唐李商隱義山也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為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與元皆表幕府嘗補大學博士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為序即所謂繁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恢譎宋景文序傳

中稱詭怪則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絕故舊史稱其典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

陳氏曰商隱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為令狐絢所憾竟坎墮以終甲乙集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抑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之多商隱本為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所作當時以為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也談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石林葉氏曰唐人學老杜惟李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為過老杜一時翕然從之好事者次為西崑集所謂崑體者也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苕公

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雖王荆公亦與之嘗為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為商隱而能為老杜者故公詩晚年亦微樂於華巧其所好者然也

王谿生集三卷

陳氏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文饒也趙郡人宰相吉甫之子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憲宗時以廢補校書郎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大典皆出其手進中書舍人召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昌初復秉政平澤潞策功拜太尉封衛公大中貶崖州司戶叅軍三年卒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接古衣衣可

喜為武宗所知常以經綸天下為已任時王室幾中興為一品集鄭要為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窮愁志乃崖州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第五乃夏點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哀合古賦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金松等四賦

陳氏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德裕自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四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紀一篇奇章怨家所為而文饒遂信之爾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 年譜一卷 摭遺一卷

陳氏曰此永嘉集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
替記辨謗略等諸書其十一卷和鎮江府江陰耿秉直之所
輯併考次為年譜樵遺姑臧集者兵部員外郎段令緯所集
前四卷皆西旅比門制章末卷惟黠曼斯朝貢圖及歌詩數
篇其曰姑臧未詳衛公三為浙西出入十年皆治京口故兼
直刻其集若永嘉則其事頗異郡故有海神廟本城北隅叢
祠元祐中太守范响夢其神自言姓李唐武宗時宰相南遷
以歿寤而意其為德裕訪得其祠遂作新廟且列上其事自
是日盛賜廟額開王爵然衛公平生於溫蓋邈乎不相及也
殊有不可曉者

平泉雜文一卷

陳氏曰即別集第九卷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賦記也

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字乾撰貞元七年進士試珠
還合浦賦叙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

林蘊集一卷

陳氏曰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學傳蘊父
被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其族至今衣冠詩禮
以蘊所為父墓碑考之其八子為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
披之父為饒陽郡守祖為瀛州刺史蓋亦盛矣

孫樵經緯集三卷

晁氏曰唐孫樵字隱之六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巢犯闕赴
岐隴授職方員外特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隲有曹閔
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揚馬之風遂輯所著

狀卷一百一十二

正音考

名經緯集

陳氏曰其文自為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陳黯文集三卷

晁氏曰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啓狀四十四而已借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印其文云建鄴文房本內密字皆缺其畫而超字不缺蓋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置酒揚州送人皆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詩中亦有不
可考獨啓事內有白韋崔三相公狀白乃敏中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云限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李甘文集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貶死杜牧所為賦詩者也

薛逢四六集一卷

陳氏曰唐秘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

鄭畋集五卷

晁氏曰唐鄭畋台文也滎陽人會昌二年進士書判入等授校書郎調渭南尉知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召復秉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太子少保稟章皆乾符堂判勅語云又名勅語唐判集凡一卷

陳陶集二卷

晁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

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皮日休文藪十卷

晁氏曰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毗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為讖文疑其譏已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彙繁如藪澤因以名之凡二百篇陳氏曰黃巢之難日休陷賊中為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譏已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辨其不然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魯望也蘇州人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搏為蘇湖從事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皆為之傳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澤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澁而錄之故曰業書今按其集歌詩為多又比它文取工新史疎漏如此

陳氏曰叢書為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棻刊之吳江末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邛人樊開所序龜蒙自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藪叢書中

文泉子十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蛻大中四年進士

其為西掖在咸通時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一年王凝下及第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誥中書舍人朱溫將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而卒圖居中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集自為序以濯纓亭一鳴摠名其集子荷別為集後記最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酸而鹽止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之句為得之人以其言為然

陳氏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為名言

容齋洪氏隨筆曰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道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其聲然後知此句之上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之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兩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入夜短猿悲城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慙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程晏集一卷

晁氏曰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孫郃文纂一卷

晁氏曰唐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揚孟之書纂韓愈為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十卷

朱抃致理書十卷

晁氏曰唐朱抃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為門令乾寧中方士許巖士得幸禁中言抃有經濟才帝幸石門召對即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羅隱甲乙集十卷 讒書五卷

晁氏曰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陳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為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為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啓也

陳氏曰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等求之未獲

沈頽贄書十卷

晁氏曰偽吳沈頽字可鑄傳師之孫天復初進士為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避巡官吳國建為淮南巡官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頽少有詞藻琴棋皆臻妙場中語由下水船言為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樂世利嘗疾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聱叟之說附已

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者咸未
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

陳氏曰顏傳師之孫其文飭散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鳳策聯華三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浦顧雲垂象撰多以擬古
為題蓋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士

李後主集十卷

晁氏曰偽唐主李煜重光也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
音律建隆三年嗣偽位開寶八年王師克金陵封建命侯太
平興國三年終隴西郡公贈吳王江隣幾雜志云為秦王廷
美所毒而卒

韓熙載文集五卷

晁氏曰偽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進士南齊
江淮李昇建國用為秘書郎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為虞部
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黜和州
司馬復召中書舍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妓樂四十餘
人不加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為相用是不果後
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群妓單車引道留為秘書監俄復
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工隸書及畫聲名冠一
時自朱元叛後煜頗疑此人多因事誅之熙載愈益深縱然
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謚曰文

孫晟文集三卷

晁氏曰南唐孫晟字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為道士常畫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後乃儒服謁唐莊

宗于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即天成中奔于吳李昇父子用之為相周世宗征淮璟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召問江南事不對殺之璟聞贈魯國公

潘佑榮陽集十卷

晁氏曰為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秘書正字直崇文館煜時為虞部負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性貞介文章瞻逸尤長議論坐言事悖慢下獄自到死人頗言張洎譖之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存

徐常侍集三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為秘書郎直宣徽北院掌文翰李昇時知制誥煜時累遷翰林學士歸朝為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溥化初坐累黜靜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者輒晒之郊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常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踈慢

陳氏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所撰國主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田霖四六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田霖撰

孫光憲鞏湖編三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從

謝辟掌書記歷檢校秘書監御史大夫王師收闔州光獻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扈載集十卷

晁氏曰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達年二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

晁氏曰宋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祐中所集止九伯四十三道有昔命惇再加編次至元符中書成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十七伯三十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仍以元祐之臣託以邊機不宜洩露掩沒先帝盛美於是編以賜群臣云

范魯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覽質程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傅衣鉢晉天福中為翰林學士周廣順初拜相太祖受禪加兼侍中乾德二年始罷為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是勿請謚勿刻墓碑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目序薦呂餘慶

趙韓王集三卷

晁氏曰宋朝趙普字平則薊州人其父遷洛陽占籍焉乾德中代范質為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及端拱初三入相薨封真定王謚忠獻卒年七十一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晚年頗該博

陳氏曰遺藁凡十卷普開國元臣不以文著而彗星班師二
疏天下至今傳誦未有劉昌言所撰行狀按館閣書目惟有
奏議一卷今麻沙書坊刊本奏議止數篇餘者表狀之屬
巽巖李氏遺藁存曰王禹偁嘗賦詩哭普謂其章疏與夏訓
商謨相表裏本傳獨載普諫伐幽州辭多刪潤每恨弗見其
全網羅搜索久乃得普遺文而幽州之奏咸在後有論星變
及薦張齊賢二奏其言諄諄要本於仁嗚呼賢矣禹偁褒讚
諒不為私而史官簡編誠可歎息乃次第其遺文以傳於世
其四六表狀往往見禹偁集蓋禹偁代作也雖禹偁代作必
普之心聲云耳因弗敢棄顧草疏決不止此當傳求而附益
之

柳仲塗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柳開字仲塗大名入開寶六年進士太平興國中
上書願備池用換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桂二州貶復州
團練副使居久之復官歷環鄆曹邢代忻滄五州咸平四年
終如京使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
因名有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
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
陳氏曰仲塗歷知常潤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八
郡少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存集凡十五卷本朝為古文自
開始然其體艱澁為人慷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狠強
復云

張晦之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名震一時卒

文獻卷一百十三
官至延評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并為之序

穆叅軍集三卷

陳氏曰泰州司法叅軍東平穆脩伯長撰脩祥符二年經明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師事陳搏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脩所傳於陳搏种放者今其遺文傳世者僅如此門人祖無擇為之序

永心葉氏曰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恠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

胡周父文集十卷

晁氏曰宋朝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趙普罷頌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召復官再還知制誥程馬周上封事斥時政語連旦謫防州團練副使復召知制誥草王繼恩制詞溢美流潯州景德初以目病致仕終秘書監為人雋辯強敏少有大志力學以贍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為時推賞晚節黷貨多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張師黯集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洎字師黯滁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人歸朝為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卒洎風神洒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陂而諂附集有吳淑序其子安期所編咸平五年上之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

晁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家微賤九歲能為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端拱初試文擢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辨徐鉉罪忤旨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召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謂后常毋儀天下當用舊典以謗訕左遷知滁州真宗即位復召掌誥修太宗實錄坐語涉輕誣出守黃州徙鄆州卒年四十八元之詞學敏贍獨步一時鋒氣俊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自任故屢被擯斥喜稱獎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門下集自為序

陳氏曰元之文自為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為文類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外集者其曾孫汾哀輯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未見

水心葉氏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交議論故也

竹溪林氏曰王元之又任尹穆之前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

宋文安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調嘉州玉津令從太宗平晉獻頌上嘉之累擢翰林學士祥符中卒謚文安白之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特稱得人又名廣平集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于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三年進士第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於諫議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即東坡所存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似為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

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今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在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燼矣

東坡蘇氏奏議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 法藏碎金錄十卷

耄智餘言三卷 昭德新編三卷 理樞一卷

晁氏曰五世祖文元父也諱也字明遠澶州人也自父徙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

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揚億謂其所作書
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
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
書法指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
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憲李邕鄴
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
焚棄無孑遺法藏碎金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
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
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涵池眷中
晁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晁氏曰宋朝正古編其序云文元晁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
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
法由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遺書余嘗徧閱之以謂
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迨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萃以便觀
覽云古元祐中侍從

雲龕李氏書後曰晁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揚清遠如聞
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覆數十過乃知深入理窟開道
後學直而不遷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為也

揚文公刀筆十卷

晁氏曰宋朝揚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稱
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雍熙初
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得對面試詩賦授秘書省正
字宰臣等賀得神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賜進士第
久之直集賢院修求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真宗即位累推

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告不待報歸省
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病愈起知汝州復為學
士卒年四十七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為文敏速對
客談笑揮毫無滯博聞強記於歷代典章制度尤所談洽特
多取正樂道人善後進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姦
邪疾惡之故屢被讒毀真宗愛其材特保持之僅免焉景祐
中王梅叔上其為寇相請皇太子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
禮部尚書謚曰文刀筆集有陳詒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按本傳所著括
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及內外制刀筆
共一伯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
惟此而已武夷新集者憶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條次

十年詩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歸隱時所
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作其弟倚酬香
倚亦景德中進士

東齋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弄風但無骨耳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
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掌內宴優人有為義
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擢擢至此聞者大噱然
大年味漢武詩云力通清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
先生齒編具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後村劉氏曰歐陽公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揚劉風采聳動天
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
特惡其碑板秦疏磔裂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

自不可發歟

种明逸集六卷

晁氏曰宋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林谷咸平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啓奏時無知者揚億幾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輿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娶無子集乃姪孫說所編范巽為之序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云大略與此同

張穆之觸鱗集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晁无咎序略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稟曰觸鱗集蓋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所自名也三復彌月稟乎直諫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時之務不可盡舉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黃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及則公之為人可知矣

張乖崖集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為文尚氣不可

雕飾自魏乖崖公錢易所撰墓誌李昉所纂語錄附于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
錄為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 淝川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劉筠字子儀大名入咸平元年進士三遷右正
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為學士
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不奉詔
遂出知廬州再召為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入翰林加
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為人不苟令學問
閑博文章以理為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
凄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為楊劉天下宗之
刀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詩
號西崑體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卷淝
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譎諷之辭淳化癸巳
司序

擁旄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易侔之子惟演依
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出鎮河陽河南時所
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直集

陳氏曰宋朝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端拱初進士累遷三司

文獻卷一百廿四

歷代書目

六

副使修永定實錄擢知制誥歷韶廬壽洛并同雍鄭八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大師致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謚文惠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用喜為二韻詩詞調清警可雋求集皆自有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為書號仙鬼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遊前要五十卷廣中志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列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後生小子治術業於問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閑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

平天下公如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助其意也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盡載者

鳧繹先生集十卷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略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

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校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也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略曰太初常以為讀先生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先王之道猶翳如也廼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歌洎文以宣暢

之景祐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為事慕禰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寃死作哭交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

李仲方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晁氏曰宋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贍性曠達喜談譚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為害教著書及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孫何字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士殿省俱中第一四遷起君舍人知制誥性下急嘗任京西東兩浙轉運使副頗事苛察幼篤學嗜古為文宗經與丁謂同為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一集有丁謂序

丁晉公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三年進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亳昇三州天禧四年拜平章事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明道末以秘書監召還卒於光州幼聰敏書經目輒記不忘善為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險詖世鮮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曰言大言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焉多喜圖畫博奕音律吳人自陞宣公後至謂始相本朝熙寧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為姦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頗稱其賢智去集皆詩也
鮮于伯圭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為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振愁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揚

子滿朝空誦握愁詞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為觀察推官卒

晏元憲臨川集三十卷 紫微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白薦得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秘書正字為昇王府記室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潁川歷陳許雍終以疾歸侍經席卒性剛峻幼孤篤學為文溫純應用尤長於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范文正歐文忠皆出其門女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集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為年譜一卷言先元憲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為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至宰席為二府集二

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正為學明經術跋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尤以傳道為任事母至孝姑蘇之范皆踈屬置義莊以贖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門為耻獨梅堯臣嘗著巖雲駮以譏詆之云陳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即公也幼孤其母適朱氏其為交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

東坡蘇氏集序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

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帥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祐初應進士擢居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叅知政事謚文懿

姚文文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詔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

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薛映
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事補官舉賢
良除光祿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之為言者所攻而寢
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謚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
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尤長偶麗之
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為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
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

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為文辭復多材術而不自
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日陰德彰播皆
可為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
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氏前有家狀大略與今同
其所集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
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非一言或直稱未審
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
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以見國初場
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之盛
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 一作混中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中擢進士第一
入翰林為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為樞密使封莒國

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名應郊
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
獻以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為第十當是時兄弟
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
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為之請謚
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源皆有考奇
噲或難句世以為知言集有出麾小集西州猥橐之類合併
而為一

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
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
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
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
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
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
自歎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溫公序略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為
清風集叙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
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
之於詩其高深閑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
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為諫官有謁
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

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鄉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為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
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為十卷命
曰清風集略刻板摹之命光繼叙其事

田公金巖集兩卷

晁氏曰宋朝曰况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尚書左
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十卷 刀筆五卷 奏議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何郯字聖從成都人仁廟朝為御史諫官擢天
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永興河南四帥
守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為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
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集有李邦

直序

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旼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公所為文
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
其意讀其書味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人之好
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稚圭撰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 奏議十二卷 安邊策

晁氏曰宋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制科至和二
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年八十謚文忠其為
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晁以道之為序其略曰人孰不仰

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避公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之功平居喜為人道之石介嘗以夔契方公矣而嚴事王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棨數事皆世所罕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 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為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其與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為略集

二十卷而屬其為存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猜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為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踈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徂徠集二十卷

晁氏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

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為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為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為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豈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耶陸子適刻於新定近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徂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則

滄浪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行之壻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發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又善草書酣醉落筆爭為人所傳翫

陳氏曰子美既廢逐嘗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而子美獨先沒可恨也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惟已能常有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惟唐太宗

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棄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入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蟠屈為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簾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咏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

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窓亦佳句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為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為詩歐陽永叔與之交善其意如韓愈之待郊島去

陳氏曰凡五十九卷為詩它文賦纔一卷而已謝景初所集歐陽公為之序外集者吳郡宋績臣所序謂皆前集所不載今考之首卷諸賦已載前集矣不可曉也聖俞為詩古淡深遠有盛名於一時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為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者不入眼况晚唐卑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議妄論其於宛陵何有

歐陽氏序略曰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者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天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嘗聖俞詩而思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

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

又詩話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激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嚙苦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我獨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葉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張浮休評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箇茹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許彥周詩話聖俞詩句之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公所稱其它古體如朱弦踈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後村劉氏曰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衆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闊蘆中走吏參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茅屋清

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夜淡布
螢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
來虎嘯江兩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
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
句律也

尹師魯集二十卷

晁氏曰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以薦為館閣校勘
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源路經略公事爭城求洛事為
董士廉所訟遣御史就鞠不能得其罪猶貶筠州監酒師魯
內剛而外和與人言心極辯其是非如前世治亂沿革之變
靡不該博人有疑不能通為指畫講說皆釋然自得尤長於
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柳開始為古文天聖初與穆脩大振

起之

陳氏曰其父仲宣明經入仕父子皆歐陽公誌其墓洙與穆
伯長同為古文范文正公為作集序歐陽公亦稱其文簡而
有法以剛直數忤時卒以貶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
石林葉氏曰尹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為無益而發事故方
洛中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銳意作詩時獨不作余平生僅
見其三五篇而已吳下施昌言家子弟有其和昌言一絕云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係行臺威嚴少霽猶知幸誰信
芳樽盡日開氣格終自不凡

竹溪林氏曰本朝古文自尹穆始倡為之然二公去華就實
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
師魯孫明後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公墓碑

書判一卷

陳氏曰尹洙撰天聖二年進士後以安德軍節推試書判拔萃科中之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為擬卷本朝惟余安道亦中是科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又有王回判二道而回不以此科進餘未有聞

尹子漸集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知懷州河南尹源子漸撰師魯之兄傳其明其孫也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錄四卷 年譜一卷

晁氏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夏竦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汚之下開封府治之無狀坐用張氏廕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為翰林

學士未幾叅知政事蔣之奇言其惟循事連其子婦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謚文忠博極群書好學不倦尤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慰籍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為古學遂為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為是

陳氏曰本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脩其後有二尹一蘇兄弟歐公本以辭賦擅名場羣既得韓文刻意為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為一代文宗其集通行海內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為此本目為之年譜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書簡集凡十名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

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

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東坡蘇氏集序略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

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

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

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

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

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

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不號稱多

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

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

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石林葉氏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今所

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

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胡不自

愛目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

正畏先生嗔耳

又曰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意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

張浮休評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綠酒既醜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朱子語錄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詞少間却是邊頭帶得說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歐公文意及二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在

字歐陽公文字敷脫溫潤

竹溪林氏曰歐魯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切言語但體製相似筆力相類皆是也

仲樸翁文集十二卷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訥樸翁撰歐陽公序略曰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

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隣幾文集二十卷

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隣幾撰歐陽公序略曰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詞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其文已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為重輕也

陸子履寓山集十二卷

集賢修撰洛陽陸經子履撰周平園序略曰公與歐陽文忠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惜仕不偶陷於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於用則已老矣予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隣幾梅聖俞丁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大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鞳炳耀至今盪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既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興時文忠實與為友其出倅宿州送以詩曰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曾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竅機鬚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十首詩又曰一自蘇梅閉九泉始開東嶺播新篇暮年酬唱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佳句報琅玕之句則是公之生也已為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予故表而出之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